





河南道志卷之第四十

藝文六

頌

漢蔡邕陳郡太守行小黃縣頌

小黃縣在陳郡東南界汝水之南

故陳宣王生於此地

宣王名曹芳字子丹

字孟德小名阿瞞

字玄德小名劉琦

字備字子龍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六

頌

漢蔡邕陳畱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顛為政建時春  
陽我君勤止戾茲

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  
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  
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考城縣頌  
至考城勸茲  
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  
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  
申戒羣僚務在寬平  
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潘岳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拘  
朴隱形川渟岳峙澹泊無營棲遲

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  
產之政峨峨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逍遙來過墓庭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一

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  
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六朝鮑昭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  
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羲以降

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  
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  
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螭爰定祥曆  
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石頌  
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  
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圍  
帝寶燦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爭華前德矣聖上  
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  
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  
區黎庶知讓觀英遐灼變貺懷惠秩禮恤勤散露  
臺之金賤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遠迫脇奢去甚  
泰讌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  
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  
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召  
而自彰萬里神行颺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  
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統纂

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  
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閻有盈歌  
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眉豈徒世無窮人民獲  
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  
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  
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肓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  
呂燿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  
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既  
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  
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舞頌於外  
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  
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遭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  
清澄波萬壑縈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  
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也宣尼稱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  
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  
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  
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  
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箠錫黜東桑象闕武功  
也鳴禽躍魚條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

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  
 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為匹抑又聞之勢  
 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  
 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邁命潤色騰策盛德形  
 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  
 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絕  
 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  
 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臣  
 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  
 乃作頌曰窺刑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羨埃縣  
 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肇繡成錦粉纘顛軒徒翫  
 井科未覩天河亘古通今明流晦多千齡一見書  
 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望周躡殷蹶唐轢虞  
 如彼七緯累壁重珠高祖治亂首物定靈更開天  
 地再鑿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垌朔南暨教海北  
 騰聲淪深格高狹遐洞冥冕昂遷宋玄圭告成大  
 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瑞蟠玉升政衡  
 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  
 璣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也辰垂拱南面天下  
 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戚

言毀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  
 孝崇饗祀勤隆耕籍饘酬秋羊封堊春酪嬰耄兼  
 梁鰥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鬯  
 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野族伏彥朝賞登賢儒  
 訓優柔武節焱鷲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  
 程護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覬桴鼓凝埃烽驛垂  
 轡銷我張戟歸為農器閩外水鄉郵表炎國隴首  
 西南渤尾東北施施嶺丹渾泉黑移琛雲勉轉  
 隼印棘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  
 班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  
 質蠡行藻性仁草晨苧德宿宵映海無隱鷗山有  
 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  
 風蕩闈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豫樂匪直如斯  
 偉慶芳臻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賦遐  
 年澄波帶嶽鏡流葱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瞰  
 葵都降眦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  
 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絜源濫壑曾未央  
 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聞諸師  
 說天竦聽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  
 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訐謨布簡師言盈室穢

有綿祀清無崇日一人之慶萬物稟和靈根方固  
修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  
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磐石虎牙世匹  
周室基承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  
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  
纓臣昭作頌輔德樹聲

**唐韓愈公孫僑不毀鄉校頌**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

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咸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日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  
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  
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  
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  
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  
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曲暢旁達施及無垠  
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人

**宋李統偃師嘉禾頌**於皇化淳開乾格坤不赫厥

維衍滋秀迥靈協稔殊畝農日噫嘻獻于縣師令  
受偃僂以積于府府不敢有歸于元后皇帝曰嘉  
天錫茂祉予實  
非祥筆在太史

**元趙允迪河南瑞麥頌**百穀茂兮盈田疇種之微

收覆隴祿兮黃雲秋兩合穎兮三並穗四垂金兮  
周綴蒂驚野老兮見來未作歌謠兮薦嘉瑞二千  
石兮其惟良匪監侯兮誰可當來賓僚兮躋公堂  
望北闕兮遙稱觴百拜稽首兮俯伏言颺一人有  
慶兮萬  
壽無疆

書

**戰國魏無忌諫魏王書**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  
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  
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  
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

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  
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  
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爲不  
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王欲  
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  
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  
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  
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  
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  
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  
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於  
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  
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  
固有懷茅邢丘城垆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有鄭地得垣雍汝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  
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  
葉陽比陽與舞陽鄴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  
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鄴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  
闕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  
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  
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  
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  
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  
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以闕之無周  
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  
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  
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  
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玉王  
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  
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  
賦之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  
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漢鄒陽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頸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翟怨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西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吳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  
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  
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  
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  
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  
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  
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  
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盼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  
萬乘噐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  
出隋珠和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容則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  
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  
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

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  
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嘉之言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  
載呂尚歸而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  
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率於帷牆之  
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魚所以憤於世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魯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籠  
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關羽辭**

**曹操書**

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  
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

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  
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  
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耗某已  
知聖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顏良于白馬誅文丑于

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畱所賜之資。盡在府庫封緘。伏望台慈俯垂照鑒。

魏曹植與楊修書

植白數目不見。思子為勞。想同

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犬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褒貶。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此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晉摯虞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

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唐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上引頸

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銷鑠而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興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與汝州盧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郎中論薦侯喜書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

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拚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迨遭坎壈又廢一年及春來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知盧公之

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宋蘇軾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于人者，必其人

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于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

欲進說于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于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燹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于得而無懼于失也。方西人之熾也，敵乘間以跨吾比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明公居于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居于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于溝壑之中而免于鳥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士之生于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于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天下之功名也。夫五帝三王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于曲學小數，茫昧儻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辨，不能傲之以其所不

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于天下之博學也名  
 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于得而無  
 懼于失無羨于功名而無畏于博學是其果無間  
 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軼也聞之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  
 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  
 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  
 于至足而自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  
 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問以拒天下之士  
 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問之入哉不然軼將誦  
 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  
 輻輳于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  
 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  
 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  
 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  
 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  
 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

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  
 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于貧公良孺勇而至于鬪  
 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  
 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  
 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  
 下不以為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為訐剛健而不為強  
 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而天下之  
 所不可望于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  
 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  
 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  
 道而務循于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眾必共  
 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  
 才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  
 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  
 至于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于門下軼之  
 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  
 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繇此也歟昔  
 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  
 雖其狂獗無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風而范公亦躬  
 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

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于無窮軼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于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于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于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明何景明擬與藩司論賑濟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

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於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鑒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勇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郵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三害而所

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泉鑿纓諸物晏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締絡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歛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不貢之後築城修瑩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劫掠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後似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日覩可為痛惋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泄之沸不見止養人飼

其口腹而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河南憲司書

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負郭

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為業夫公卿不優禮者舊而作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垂涎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濫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襍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修竹十竿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申面請不勝愧謝

王廷相答李獻忠救荒書

某頓首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之至

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稅糧是已病羸之人而復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稅宜為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輸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為害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為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棲止無依必至困極為盜豐荒之民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



使之散入林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  
 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  
 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遣歸得活者數百萬  
 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  
 公私尚多逋欠況此饑憊焉能還償可逐處出榜  
 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為停止無得催逼以  
 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  
 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釜之資  
 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  
 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  
 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為得法六也  
 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  
 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犍穀種之  
 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為溝壑之齊七也大  
 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糶  
 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糜  
 粥下也今所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  
 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即今三月將屆田野  
 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有  
 牛犍種子之給未流亡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

亡者亦謂風而歸矣其餘後時緩不及事者不  
 必講可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為何如

**理順答孫白谷督師書**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  
 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

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楊么也雖然祀人私憂亦有  
 願聞于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  
 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  
 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  
 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  
 倏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  
 憚心三晉輸運畿南撥留部署各營繫若三辰申  
 嚴叅糾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  
 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劫劑博之孤注斷  
 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微倖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  
 闔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真為我用與偽官  
 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為後患乎荆襄水鄉兩  
 猾窟伏山中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師鴛鴦狂逞無  
 忌能必其不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  
 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囊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

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强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慎  
不臧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  
喜真過 答秦懷玉開府書 某聞成大功者存乎識  
計矣 戰不殆明公豈第舊澤久婉卓魯顯赫新猷再追  
召方受事未幾三捷馳宣且縛取逆超生致闕下  
恢復大畧實已米聚日中豈曰管窺班一史稱李  
光弼入汾陽軍壘壁改色視此決策解圍力戰殄  
寇者難易虛實何如耶目今節駐河南鼓勸將士  
接引餘黎深得進勦機宜李際遇道伏山中游蒐  
假息諸僞官沐猴而冠釜底待擒兼之卜陳二帥  
各建奇功銳氣方張尚何衆寡強弱足慮但練兵  
積粟為有進無退計經營告成可計日而賦彤弓  
也以明公之識若膽知之佇俟佇俟孫白老何日  
出關曷早期會共成犄角白老曾貽書敝御深以  
軍餉不足為慮趣此秋成收買本色以為接濟實  
萬不容已之圖明公或已有成畫乎近有獻議於  
當事者云崑聯土寨安疆制闖及掌之易大老力  
主其說夫兵有奇有正有虛有實必正與實不可  
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虛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口舌

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戡定之功恐塵飯土  
羹難以果腹敝鄉事不堪再誤其關於事機不小  
也附聞以 答張留孺按院書 恭誦台諭敝省今日  
備裁鑒 矣數年以來丁壯幾盡兼值新挫其何能支所恃  
者明公雄才大畧海內所瞻且叱馭兼程士氣自  
倍彼假息游魂度當捧首遁耳方今局勢望援如  
西江之水而驕悍不用命者又同捕雞之猫惟募  
練鄉勇差有着落雖目前潰敗覆轍當更然訓練  
未久兵豈受過況勦除之事未知終始恐不可以  
懲噎而廢食也以明公成畫頒布郡邑擇能者與  
之共事轉弱為強安知不收奇捷於異日乎禁旅  
發矣計不日抵汴相機操縱俾師行有紀而惟寇  
是求明公饒有妙用無俟嗷嗷也桑梓迫心語無  
倫次仰惟崇 王斥上邑侯書 比見足下繕城浚池  
鑒可勝悚然 予蔭孔逸且康幸甚然私竊有未安者弗敢自匿  
謹冒昧陳之時拙舉羸在咎所戒用一緩二仁人  
之心傳曰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方今蚩鼠為災麥  
禾不登民失其天道路呼嗟即不敢異長民者繪

鄭圖而發汲倉亦何至殫民力於百役並作使顏  
 闔從旁嘆其必敗乎或曰忍痛彈疽捽髮拯溺非  
 喜痛而賤髮也害有甚於此者也夫人即死饑死  
 役賢死賊刀頭焉遠矣而況生是索也繁役何病  
 意是逃虎投谷之說也道有猛虎食無失人未見  
 虎而先投於谷甚愚者弗出此矣今以未必即死  
 賊刀頭之人而責以死饑死役是何異不必死於  
 虎而求速死於谷者乎按魯釐公二十年春作南  
 門懲梁禍也非可與阿房章華金仙玉真之役同  
 日語也春秋猶譏矧用民有殍父子作棟荒奇策  
 耶原其意雖云美而措諸行貴盡善譬之室有病  
 者其父兄為治之初非有怨怒也苟一人云應鍼  
 鍼之一人云應藥藥之人各異方溫涼雜進則是  
 人者不死於病死於醫矣今之役實不幸類此本  
 以禦寇也寇下門而役之為民寇者已入其室集  
 厥躬不亦甚哉或又曰弗以累貧不能自存者素  
 封是誅不思素封者初無神輸鬼運之術也不過  
 印天時貪地利而今天不雨土不毛其割而食此  
 塊耶且素封之家其入也十中人出亦如之比歲  
 非河伯不仁則魍魎為虐徭賦繁急家無一年之

餘計地輸輒而外乘城者非束芻也加至數十人  
 捐助者非點金也多至數十百兩此孰非剝肉醫  
 瘡而終存見少其何厭之有汲者不舍深淵與溝  
 澮同涸童子操烟崑岡與握薪俱盡古有巨無霸  
 偉人也食百侏儒會暮當飯無霸與侏儒若一  
 腹令侏儒飯五十日始許無霸食則有死無霸何  
 也受者殊耗者均也今動曰某某富誅求無藝是  
 為無霸一飯當侏儒百應五十日果然也有是理  
 哉誠繇斯道勢不驅富悉貧貧悉盜不已恐非天  
 下之福也且登丘夜呼竟成齊讖驪山狐鳴卒大  
 秦祚數窮斯攫人窮斯亂此往事之明驗也是可  
 不為寒心哉斥愚謂酒多約則多辯令易從則有  
 功如先城池後先池城後相時而舉事留餘以息  
 民康侯所謂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也  
 今有人明如離朱聰如師曠巧如公輸子專任一  
 伎各足以自効苟使之目數蜚鴻耳節鳴鼓左手  
 運斤右手執削則不能諱一事勢固有所不可也  
 舍其伎之所足效而責以勢之所不可雖有智者  
 不能為之喻矣語云莫三人而迷貴博謀也斥  
 頑冥不足與計事幸足下以其書付通國議

皇清傳而師上田邑侯書

某等受明公顧復之恩於今五年矣念至德之難酬

卜臥轍之在邇此如嬰兒將免於父母之懷倦戀恩勤出於天性不可強也夫使為父母者即有一二事稍稍不慊於其子弟為子弟者猶將念其顧復之大恩而不忍言況本無一二事之不慊於心又當將免於懷之日乎惟是苦言之藥重於古而幾諫之義訓於聖則即有一二事相商於前諒父母必以為愛我也而聽之夫敝邑之苦多矣姑就明公之所未盡知而某等之所深憂萬難支者上訴則一者因丁行差之當革也從來糧從地出差以糧行從無以丁行差者有之自敝邑署事者始彼以聾聵之狀又值在得之年忘其五日京兆遂創千秋厲階然猶曰暫行一時每丁征銀不過一錢耳豈意相沿成習流毒至今竟游加至陸柒兩矣夫光丁正額止於叁分征至壹錢業已三倍民不堪命況又百倍其間乎且其弊甚至於現在之丁陰去其名既亡之丁顯入於籍奸胥按籍而加里書循名而索死難捕其覓生者代剥其膚是生者為死任賠苦也又其甚者六十以上國所

養者昔無丁而今有丁十六以下國所長者昔無丁而今有丁甚至於無子之寡婦亦無丁而有丁是無丁者又為有丁者任賠苦也諸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毅然力革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首一者戶口食鹽之當清也敝邑鹽引新舊額數止於叁千柒百貳拾張保正捌拾餘處戶口眾寡不一每戶每季有輸銀貳錢者有叁錢肆錢者苦樂相懸約畧計之已加派至萬餘矣且其弊甚至於戶書科派那移無論村落大小任意增減其數保正加征賣放不計家口多少一例輕重其權且又有巡路每引壹錢之陋規且又有經承每引壹錢之常例且又有市棍包攬之愚弄與夫催差酒食之措勒以致存者賦無知矣去者歌適彼矣又其甚者既去之戶無可追呼則總加於未去之身未去之戶借名流亡又別加於現存之鎮諸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瞭然清查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二一者催比用刑之當寬也夫鑄刑書以救世用重典以止亂雖為前人所不廢然原其設立答刑之意輕重固有三等上刑止可加諸盜賊人命衙蠹市棍之害民者其次則刀頑

健訟者用之至於追比錢糧不過薄責示懲無逋  
 朝廷正項而已敝邑素號淳樸正賦從無拖欠似無  
 庸過煩敲朴近者比較浹旬箠楚竟日想或盡關  
 軍國重計不敢過而問焉第見血肉交流號哭相  
 向聲入於耳狀慘於目始而變產支應今則無產  
 可變矣始而稱貸親識今則無門稱貸矣始而賣  
 妻鬻子今則無妻可賣無子可鬻矣況此受比之  
 人原非拖欠之人祇緣瑣尾日多代剝鳩鵠及至  
 羸肌已盡耳受桁楊明公天性慈仁豈忍池魚之  
 殃慘痛至此所宜惻然寬省以蘇欲斃之魂以肉  
 垂朽之骨者此其三不但此也外此三端厥有三  
 空徵獸炭而焚林需黃精而斲雪何首烏竭矣悔  
 神農多此一書百合山藥罕矣恨大地寬生二物  
 若是為草木空羨角鷹而絡野漫道網踈思鷓翅  
 而籠山祇因毛貴借皮為衣何慮狼子野心聚腋  
 掇白頰覺狐鼠皆寶若是為鳥獸空昔也清風定  
 蘭若地有金蓮今也與隸過祇園樹無銀杏若是  
 為梵刹空不但此也合此三空漸成四盡民之安  
 土重遷者有雁嗷鳥啄之歌而人盡民之安家樂  
 業者有草黃人行之嘆而力盡且也機絲虛夜月

而杼軸盡禾稼委秋風而倉箱盡凡此者明公豈  
 盡知之豈盡信之不過內而衙役叢其弊外而保  
 家逞其私噫明公宜急知之宜盡信之矣其初或  
 因時勢之窮而為目前權宜之計此後亦當為萬  
 全之慮而不可留人藉口之端事不自明公始之  
 而自明公止之此固今日尸祝他日誥思而難窮  
 即自明公始之而仍自明公止之此亦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而非晚某等誼關至切情難緘默惟知  
 苦言之利於疾而遂忘幾諫之過於  
 驚惟明公熟慮而寬宥之幸甚幸甚

啓

唐柳宗元上裴晉公啓

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  
 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

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彛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罕  
 羗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  
 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  
 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畧不  
 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  
 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

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汗整效蚩鄙少佐毫髮  
謹撰平淮彞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  
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  
上河陽烏尚

書啓

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勲烈兩河定亂  
三城建功鼎彞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

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  
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  
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  
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  
當具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  
聖霄漢戀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宋蘇軾上號州太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  
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

之權凡在庇庶莫不欣忭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  
邦周封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  
陝鶯花不讓於三州韓公二十一篇風光咸在賈  
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淄灌溉之饒被女郎  
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座金銅充物諸  
邑良材松栢贍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有道

山之況魚肥鷗裕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  
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  
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  
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微盡天  
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  
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  
民社命倌星言而夙駕思成道化乎其民某仕版  
寒蹤實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  
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謹有  
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蘇轍上河陽文侍郎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  
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  
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  
廷所以遲遲于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  
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  
赤松晉公安于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  
城密邇全洛政獨止于民社樂有助于林泉道大  
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  
張方平知陳州謝啓  
伏以  
簡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濫領  
 藩麾伏念方平平世為脩散材乏用游更臺閣之  
 要久司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  
 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未  
 節遂以窮年攝跡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  
 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  
 于百志變理周于萬微大道甚彛至誠斯恪敢不  
 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于一割  
 所憂驚乘難效于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曾鞏**

**上韓相公赴許州啓**  
 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  
 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  
 適伏以荆府相公材為人傑行構天常出堯舜之  
 盛時紹韋平之慶闕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  
 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  
 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  
 均邊聞之勤使易鄉邦之便儻革金輓已嚴入覲  
 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  
 衡鞏處勢多奇誤知景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

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  
 更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贊

**漢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愨  
 文學之廢地懷儒林之

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  
 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魏曹植太昊庖犧氏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  
 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

吾網魚畋瑟以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  
 象時神德通玄其名木德治世撫寧天地

神聖靈察教訖禹渡河贊  
 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  
 四海明並日月禹並懼禹歎仰天子授

大運勤功恤民死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  
 亡命也龍乃弭身其淵聽臨河洗耳池主

是讓以水為濁嗟嵇康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于箕  
 此三士清足厲俗阿德貞體全擇日

登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華門安賤固  
 遐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

清風襄城童贊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憇茲邦

晉郭璞嵩山太室贊

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漢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

之陸雲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志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庾闡孫登

贊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宮蘭泉吐牖龍奮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

寂坐幽岸疑冰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凝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真發運有昏消達隱

不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穉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携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明妙鑿奇絕

翹首丘冥 仰想玄哲

北周庾信黃帝見廣成子贊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汝丹竈珠流

踈雲卽雨落木先秋 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嚴子陵負薪贊

披裘當夏俗外爲心雖逢

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 沉唯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孫叔敖逢蛇贊

叔敖朝出

容悴還家毋氏顧訪知理怪蛇爾有 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有榮華

張良遇黃石

公贊

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鈕

麈尾趙盾贊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麈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

青槐 先絕

唐柳宗元伊尹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

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及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與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阍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行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宋朱熹程顥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

正中厥 程頤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



者希孰 **邵雍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識其貴 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

今古靜 **王曾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蹟五十有裏乾坤 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義今

肇端乎神盡心妙契兮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神禹兮爨倫夏商

之一季兮汨堙箕子載陳兮皇極為 **富弼贊** 慶曆文老成片言折敵兩朝握兵思浸南 **韓琦三賢贊** 與

北壽配岡陵鶴降星殞始終之靈 **國氏惟鄭卿臣屈佐列國道尊四隣鄉校勿毀否**

吾可詢輿誦勿斥誨吾益諄不改其度而終感民

及其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人倫曰古遺

愛疇若不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九原可作吾從

惠人右子產○猗與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

貫於天明哉章武言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

獨殲大憝再清幅員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左王

謝何能比旃晚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

少愆使公而在吾其執鞭右裴公○猗與王公伐

我宋基股肱兩朝言臯行夔獻后稱制政由房帷

**明李夢陽殷三仁贊**

殷喪厥馭姦宄帥師天乎下

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竄姦進賢遂光重離其重如

山鳥可妄移其平如衡鳥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

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為公 今亡矣吾安從之右王公

獨支何其發慨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右

微子○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

象箸道奢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

聖朝鮮錫昌右箕子○箕啓存祀于以殺身殷稱

**曹端贊**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

**馬文升白良輔贊**

出于華胄生于洛陽氣完而厚

質粹而良非角攻書已通六經

之戶牖少年登第大揮五色之文章一蒞栢臺而

風裁克著累膺上命而治聲彌彰其專馬政也蕃

接伊洛之脉論太極而登康節之堂其淡泊而守  
如泉之俸娛詩酒而安素位之常噫斯人也吾知  
其福祿攸崇蓋騰騰乎其未已而  
功業之遠駸駸乎其未可量也耶

箴

漢楊雄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洛是經榮播泉漆  
惟用攸成田田相拏盧盧相距

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隅咸  
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  
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  
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  
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  
九州至于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  
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赧為  
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崔駟河南尹  
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  
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郊鄩以處鶉墟諸夏勁強  
是從是橫徹我牆屋師尹不匡霸奪  
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  
崔瑗河隄謁

者箴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司空爰奠山川  
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澗大陸

既礙播于北野濟潔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冀  
宅乃州澹菑濺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  
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  
淤水高居民溢溢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潺湲宣房  
作歌使臣司  
水敢告執河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終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一

藝文七

論

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曰融以為汝南士勝穎川士

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園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劫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季洪為太守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醢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

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  
著爲甲科卽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謹未  
有能授命  
直言者也

**晉石崇許巢論**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

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荅之曰是何  
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群材畢舉官才任能輕重  
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  
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  
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  
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  
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  
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  
化民莫能名  
將何疑焉

**宋張方平汴河論**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

泰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  
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

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其平原之利故  
五代爭奮禍亂相仍其患出乎幾旬無藩籬之限  
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卑狹不還周漢之  
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  
大抵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  
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  
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  
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  
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  
雜色粟豆但克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  
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  
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  
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  
軍餉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  
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  
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  
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  
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  
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  
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

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 明邵寶治河論上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者天下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於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乎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此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伾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伾者也大伾以

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透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壅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說說然曰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柰何哉蘇子曰邊塞不可

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治河論下夫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顛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矣而謂其可待以必不死且至于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清河靈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強未必可應天者再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飶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辯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

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決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遣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爲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類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于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爲

難崔銃鄴兵論

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

也北塞留者守城禽盜彼皆坐長行伍習戈矢猶未耕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月練猶不能執弓挾刃闔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襄亂齧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差彼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燄灼城兵衛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敷禮明刑介胄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徃視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軍弛備略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驚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為遊民為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仗乎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

六人幸未歲掠水治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無他慮乃散馬弛弓刃槩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成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益敢恣肆濫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躡澶魯是故彰州縣無衛兵者常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

論風俗利弊論

永之為邑縣才百里而山據其什

餘不加三里橫計之僅伍里許河身遷徙又蕩其半

焉出其民被召南之舊質而俚愿而不華服食粗  
淡器且牢樸無佻巧自黠者利一長吏登高招之  
順風呼之彬彬雅化老妪不識官廨無健訟掣上  
尉者利二僻在山陬礦稅新罷非有置郵繁騷迎  
送絡繹之費也利三然而均丈貽蠹所在益賦荒  
蕪幾徧境內民流移救死禮義不嫻有數十里無  
絃誦聲者其弊也陋婚嫁罄產喪葬事佛無賴市  
魁以爲溪壑強藩隣貴以爲窟宅其弊也愚深由  
大姓武斷鄉村殺人擄婦恬不知畏民有貧不能  
訴之官弱不敢怒諸色者其弊也曠悍而黠狡且  
其大利大害甚有隣封所未見而有日可共睹者  
三曰竹曰河曰礦竹賦視他額不啻倍矣然富者  
竭別產所入培養數十年勿剪勿伐始有大如把  
者貧者且旦伐之濯濯立見賠糧鬻產無可售者  
一折而盡入隣貴所謂有利名無利實者竹是也  
河與縣爲枕籍者也所謂鑿井引灌者什不得一  
秋水泛濫兩岸崩圯廬舍田井一望蕭然自清吏  
以來可三千餘畝諸處山澗亦畧稱是所謂利一  
而害十者洛水是也礦之不產砂舊矣蚩蚩無知  
一迫荒災嘯聚山谷藉名竊礦自相屠戮官捕之

急則飛崖填塹可爲痛冤所謂利未得而害先及  
者礦是也大抵爲永計者墾間曠延黨塾疏渠培  
竹禁奸戢暴謂民生三五之地而不復見三五之  
化者非其情也一切調停拯救釐正敦篤以稱秉  
憲至意惟長茲

### 陳麟正俗論

吾邑風俗事畧有僭  
言鄉人試垂聽焉冠

婚喪祭萬世大閑不爾卽淪於禽獸有宋朱文公  
先生考定家禮一書明白簡易使人有所持循嘉  
惠後世之心切矣他鄉不知我洛陽一切情文大  
抵踵襲陋俗僕自髫年來目擊而悲痛之流弊迄  
今竟未見有超拔挽回古制者士大夫雖不盡遵  
家禮猶有舉行至庶民家沿習已久漫不知行鄉  
約急求家禮一帙日與諸生講習冠婚喪祭之典  
真切躬行凡寺廟巫妓男子齋社焚香一應邪慝  
傷敗風化之事卽時痛責禁止庶民復見上古醇  
龐之俗與夫脩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且鼓  
洛陽舉國之人使之聞風而興起焉必曰自東都  
始於國家風教豈不大有助哉雖然事不難於始  
而以克終爲貴須知此舉爲第一件好事作第一  
等好人卓然自信永肩一心若有敗群之人出衆



相勸漸使改化  
母貽他鄉嗤笑  
**丘起鳳風俗論**  
風俗之醇澆必有

偶然也我洛為周南首善之地更召畢君陳相繼  
保釐化行俗美豈顧問哉迨蘇季子本鬼谷揣摩  
之學歷說六國取客卿于唇吻人心為之馳驟而  
先王禮樂教化之風幾於湮矣漢興吳公治郡最  
奏治平自後循良接跡善政薰陶之下民俗為之  
丕變故兩漢之俗最為近古亦風行草偃之勢然  
也下及西晉王夷甫輩以清談倡石季倫輩以富  
厚侈世喪道而國運隨之五季之亂夫亦有所馴  
致耳元魏自平城遷洛雖曰一時令主但以太后  
崇尚浮屠相煽成風至琢佛像于龍門巖有若鱗  
次風斯下矣自隋洎唐五方雜亂風俗鮮純江河  
愈下尚何足深論乎有宋名賢輩出且寓跡其間  
者如文如范如邵如司馬諸公皆間世豪傑觀耆  
英崇雅等會其培植幹挽得力居多宜其時綽有  
古風也迨其後又晦明否塞之一會矣明太祖極  
力澄清漸以禮教渾沌于焉重闢無論成弘以上  
也即神宗初年民有淳龐之致士無彫琢之風有  
無可以相卹權勢耻其薰灼大雅之遺什存八九

迄至今日寢失其舊矣姻家餽遺宴會之際競為  
靡麗使中產之家四顧徘徊而不克舉長此安底  
耶更可嗤者喪家全不考據典禮縷花繪綵極變  
窮工且藻飾涼傘等事火炮狼煙灼日震耳不幾  
但化者乎狂瀾之倒漸不可支語云迴瀾者必清  
其源挽俗者必正其本有風教之責者尚其真心  
斯於

辯

**宋司馬光鑿龍門辯**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  
遷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為也

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  
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  
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元吳澄東西周辯**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  
殊而各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

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于郊鄴周公相成  
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

又謂之東都實郊鄆於今爲河南又營澠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鄆入寇殺王諸侯逐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敵之逼去鎬而遷于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人于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翟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爲東周惠公之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

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還于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憇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王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

餘年王于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為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為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為踈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敵人即有其地鎬之為秦已四百年于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鄭鄆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各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郊鄆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書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王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辯

明王禕河圖辯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為河圖

者其說未明也易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擬擬穿鑿聖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實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惟妄者焉自今觀之為關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屋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

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為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有

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續密停當其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為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為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為乾純黑者純陰而為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為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為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為狀依倣八卦以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為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群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為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為知河圖者以

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為八卦則可謂八卦即  
 河圖則不可係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  
 以為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  
 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  
 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大抵世  
 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為異說而莫之  
 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  
 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  
 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  
 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至十五十  
 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  
 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  
 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  
 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  
 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  
 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  
 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即八  
 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不

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  
 無乃涉於恠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啓造化之秘以  
 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  
 河圖洛書為恠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  
 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  
 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  
 予之所為言也洛書辯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  
 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斲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初不言  
 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  
 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劉  
 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  
 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  
 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  
 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  
 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  
 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  
 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

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  
 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  
 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  
 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  
 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  
 成于其位也以至東北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  
 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  
 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  
 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地  
 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  
 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  
 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  
 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  
 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  
 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  
 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  
 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  
 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  
 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

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  
 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  
 在人惟五事以五事祭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  
 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  
 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  
 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  
 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  
 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  
 綸極而至于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  
 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  
 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  
 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  
 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  
 也伏羲畫卦何為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  
 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  
 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  
 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  
 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  
 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于四十有五使  
 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曰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

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  
 既踈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  
 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  
 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  
 有五之數使皇極儕于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  
 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何其不倫之甚乎且  
 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  
 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  
 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  
 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  
 列于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  
 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  
 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  
 是六十五字而又為是四十五數並列于龜背則  
 其為贅疣不亦甚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  
 之陳九疇首以鯀陞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  
 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  
 堯倫之所為歎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  
 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  
 堯倫之所為叙也堯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

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  
 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  
 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天畀  
 所謂天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天下之大  
 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  
 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  
 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  
 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  
 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  
 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  
 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  
 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  
 陳之猶孔子作象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  
 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  
 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  
 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  
 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  
 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  
 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  
 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

出誠亦恠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者寇謙之  
 王欽若之天書也豈可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  
 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  
 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  
 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  
 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曰河圖洛書同出  
 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  
 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劉歆父子班固  
 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  
 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  
 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止于是  
 矣是故朱子于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  
 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  
 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  
 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  
 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  
 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  
 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

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  
 者蓋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  
 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  
 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  
 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  
 之所以止于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  
 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  
 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  
 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  
 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  
 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  
 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  
 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  
 則猶不能不惑于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  
 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  
 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  
 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  
 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王鰲河源**  
 辯 王子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伾之上俯見河流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履也雖然予



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起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子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哇蕃朶朶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椽其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迺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並千西百川色黃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出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

參口出共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支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崙之上禾木珠樹玉樹玄圃閼風十洲記謂弱

水繞之上有金臺王闕之麗元使亦嘗觀此乎雖其神恠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崙又有小崑崙崙然則崑崙崙果非一乎崑崙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闔之南山北流於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崙潛行地下至于闔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發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丘濬雲臺功臣位次辯**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為上數之也上以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以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茂通鑑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漢綱目因之考之各人之傳馬成之功豈能先于吳漢王梁之德未必優于賈復况耿弇次于陳俊寇恂次于杜茂岑彭次于傅俊馮異次于堅鐔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白可見其尤可據者史明言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之四人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今范史板本以一人為一

列以王常在臧宮前李通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前則朱輔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而正之則其功伐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辯**  
尚論求之史史不必盡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乎曰未也然則如之何傳綜群言折之以理庶幾矣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郡志古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韓愈世家焉余丁丑寓京即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李翱為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群言之謬而愈必為河陽人乎蓋史為志誤見南陽即加以鄧州字郡誤通志見修武有韓村即加以韓愈墓以一人之筆自相矛盾如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如以郡志為然曰修武有韓庄韓村焉余傳觀郡志河內有韓村武陵温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相傳文公別墅也東南有韓村湘塚在焉五邑一村何以必愈在修武乎曰村不足據南陽將不足

據耶曰是大不然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  
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  
杜注曰晉于是始開南陽之疆立四邑在晉山南  
河北故曰南陽余按地志是趙衰封邑與陽樊在  
濟源攢茅在修武温卽蘇忿生食邑之温盖南陽  
河北之總名既六邑皆河內地也使南陽爲一邑  
當襄王之予晉者抑五耶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  
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集公作汴州水門記  
云其從事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送李愿歸盤谷序  
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又如李翱之言昌黎  
之刻公南陽耶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稱南陽者  
卽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卽今之世家趙  
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爲河陽人者公  
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挈壙  
銘云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李姆易棺衾歸  
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公豈不知  
并里而厚爲自誤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  
詳作通志者會郡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  
聞而又不復致詳見愈稱南陽會修武有南陽遂  
冒之使有昌黎將又冒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

畧乎墳墓歸葬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爲李興伊尹

迷惑不決之事余不得不爲之辯也

辯伊尹生不經見帝王世記云伊尹生于空桑下

註亦無明釋古郡志云生于空桑以伊水爲姓一

統志云空桑澗在嵩縣南有莘氏女採桑伊川得

子於空桑中長而相殷是爲伊尹及考開封陳留

有莘野門有空桑城在縣南伊尹母孕避水東走

化爲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其中又曰伊尹

生于伊水之上志人物旣于河南又于開封志流

寓又於西安觀者疑之又有一爲神降于莘川郟陽莘  
國亦援以爲言者殊不知一無干涉此無他皆自莘  
爲禹後受封之國與尹殊無干涉此無他皆自莘  
字中來使其言然則鄭州之莘城莘縣之莘亭亦  
可以附會其說矣矧地之相去如此其遠而尹之  
壽年無所考假令旣耕于此復耕于彼日亦不足  
矣格天之功托孤之事何年而復耕于彼日亦不足  
率類此竊詳尹生夏末迨今已數千年嵩人世傳  
如出一口與前所云若合符契及旁稽載籍嵩古  
伊川地也縣之南有水曰伊卽生于伊上因以爲

姓者水之南有澗曰空桑卽伊母所化桑女得子于中者澗之東有溝曰莘樂卽所謂耕莘樂道三使往聘者凡前所載歷歷有徵餘皆無之且其地有尹祠歲時伏膺振古如茲先正胡尚書澗劉憲僉咸詠于詩載于記二公學稱博洽必有見今偃師西有尹墓與嵩密邇又可見首丘反本古今通義由是言之伊尹以水爲姓其生其耕必于嵩也明矣而一統志必備錄之乃史家傳疑常例在人自當明辯或以湯都亳尹相之陳留乃其畿內首善之地也當時後世沐其膏澤慕其桑梓好事者以故居名之亦猶周子濂溪寔在營道後居匡廬亦命其水爲濂溪理或然也抑古人志在四方禮曰東西南北之人是已尹也或壯而游老而休曾一寓之摹寫故鄉之景以慰本源之思亦未可知第生于伊上姓于伊水樂於莘耕惟嵩爲然餘不足論疑者乃曰吾子之辯似然祀盧陳留皆廟而祀之何居曰大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而海南祠之孔明生于瑯琊寓於南陽而巴蜀祠之兩程生於黃陂家於伊洛而南安祠之蓋仰其休風思其過化亦理之常耳凡此類者聖哲皆然何獨至

於尹而疑之疑者又曰尹雖元聖亦人耳人生於桑有諸曰玄鳥降而生商巨跡履而生周在古則然矣故張子曰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也人自有而生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麟而異於人何足怪哉况伊娠於母化爲空桑寔非桑之所生也疑者撫然曰命之矣有客過於草堂偶話及此因請筆之遂爲之辯

### 皇清丘起鳳洛書非滬書辯

永寧縣西有玄滬水黃帝時史臣蒼頡從帝南

巡臨于此水水開一窩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卽所謂滬書者也蒼頡因則之以制字此陽虛山所以有制字之臺也至虞舜時大禹治水有龜載書出之于洛今所傳洛書是也按洛水閱七縣之地求其龜的出于何地則不知也後人求其地不得見滬與洛相近且其流漸入于洛據滬有龜窩宛然可按遂指爲洛之出書卽此是耳遂一倡百和學士大夫亦深信而不疑余未能至此地嘗玩

誌之圖識龜窩之去洛尚遼遠不在將入未入之  
界此則滬自爲滬洛自爲洛較若列眉雖五尺之  
童亦不至于眩惑乃于其窩所出之龜輒謂洛之  
出書卽此真不可解者矣夫滬非有異流也滬  
之龜未嘗再出也如謂禹時之龜卽此而是將謂  
黃帝時之龜又出于何地乎永人兩存其說而不  
一究其實傳信傳疑不幾兩無所據歟或者謂出  
書叙疇千古稀有之奇是以艷而稱之未嘗深考  
耳不知滬書出而字以制舉結繩之陋而頓易之  
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卽禹疇亦憑之而後叙其可  
重抑豈出洛書下哉顧置此而稱彼則何也余嘗  
謂滬固在于永也洛亦經于永也雖謂兩書並出  
于永亦無不可惟執滬所出之龜謂卽洛書斷斷  
不可何也龜窩實在滬中與洛毫無干涉按跡顧  
名其是非  
自了了矣

說

宋羅泌太公舟人說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以爲

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  
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文而  
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這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  
際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  
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  
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干合此旣失  
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謂之舟人漁父韓詩傳  
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之  
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  
說爾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於渭  
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蹲於茅王問焉曰子樂  
漁耶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  
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其餌乃牽其緝人食於  
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  
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  
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  
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  
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  
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曄以太

公為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然  
 后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  
 合耶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  
 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文王者豈在  
 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  
 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為之  
 畋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  
 賁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而必曰夢帝  
 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  
 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  
 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觀汝水漲溢說汝南風物  
 王之卜是或一道也秦觀汝水漲溢說甚美但入  
 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陂波汝水漲溢  
 城堞危險溫氣薰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  
 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  
 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  
 蒲魚之饒實一郡潞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  
 則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  
 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形如垂瓠故號懸  
 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

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  
 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跡甚多未暇為

作記文  
 字可檢

**明張應登林縣險要圖說**

此林縣西山之險要也  
 險隘處所均屬太行之

支節其北由百餘里而入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  
 則為蟻尖寨寨之南為魯班壑又南則有斷金橋  
 風門口東峻岷崔入口關墻嶺距邑七十餘里而  
 上總之南北相連人跡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  
 尖寨次斷金橋其餘則崎嶇樵徑車不得方軌馬  
 不得成行上下為難無容慮矣何者蟻尖寨西北  
 距縣四十里由姚村迤西五六里為東寨門口上  
 有黃蒼岩等泉十處中有官廳三楹營房二十楹  
 原為官軍戍守而設也北有教場廣闊七十步可  
 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廩遺址尚存廣闊二十步可  
 貯粟穀萬石自倉廩南由小蟻尖寨大蟻尖寨古  
 岩口東蓋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蓋頭泉還距營  
 房約二十五里餘獨百巖口東西蓋頭泉各有樵  
 徑可攀援而上宜剗削之以絕蹊徑又自教場北

由朱路巖之斷頭岩距營房約十里餘而朱路巖亦有樵徑宜剗削也其北柳樹水泉百戶水泉磴曰焦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漆樹溝水泉南樹柳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寨山後西面凡水泉皆可以資軍用斷頭岩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門至寨西後溝東西闊十五里總週八十里而多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寨後溝有通山西磧徑已經堵截往來不通而法久今廢成路久矣乃今剗削費計十日粟止留一面上下便于防守足矣其斷金橋去縣西南五十里由桃園店西上有水泉一道與山西平順縣接界險峻一橋可渡一人倘一夫當關真萬夫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絡繹萬曆十五年因歲荒設官二員領軍二十分班守把信為有見今既事寧亦宜掣回何者冗食之足慮而騷擾之可虞也夫蟻尖寨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軍此非不軌者思藉以逞哉曹魏高齊倉屯瓦礫猶有可辨自古防之矣官軍輪守向議為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使守軍操戈終日而不事一生計邪此其所以困之矣今無守軍携家屯任各因其泉之下流隨宜開墾佈種自獲

不必起科唯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抵當行糧分數則地利以興險阻以固而守軍無困乏之慮矣

### 皇清王滙河工說

玄圭告成享平成者七百七十餘年迄周定王河徙砦礫漢元光三

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於魏之館陶遂分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元帝永光中又決於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於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乃自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類及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建紹後黃河決入於鉅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自滄州江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亾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河水獨受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且源出河北溫州獨古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入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又按黃河之自昔而南也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淮一自寧陵南入渦至懷遠入淮一自儀封北析出小浮橋

入淮卽今之河道也夫以一黃河受天下之水而  
淮又受黃河之全以入海下流不足相容上流必  
溢此有志之士所以  
擊楫而思平成也歟

考

**宋朱熹韓文公考**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

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于本傳之後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呂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卽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赭陽卽荆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頽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

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頽當裔孫尋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今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駿駿生仁泰仁泰生獻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赭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攷引董道說以爲騫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于河



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兆  
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  
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灑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  
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  
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  
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  
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潯陽已歷數  
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士而遠  
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  
而王銍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  
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  
南陽之爲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  
誤斷可識矣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  
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  
盧志所謂宗兄乃太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  
兄誤矣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  
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  
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携家北歸塋會河陽  
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  
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

示爽詩行狀云讀書能記先生之所習墓誌云先  
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  
有事今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今非古  
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  
也貞元三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  
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巳巳有上賈滑州  
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送  
齊皞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  
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  
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  
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  
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而自振於一代洎  
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名譽由  
是知名是年有諍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  
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  
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  
郎議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  
譜云是年常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  
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  
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

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  
 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  
 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  
 六月誤矣董晉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  
 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  
 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  
 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  
 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  
 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  
 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  
 是之緩也今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  
 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送數之亦  
 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  
 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  
 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  
 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  
 之緩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  
 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但云十四  
 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  
 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

及二狀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  
 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  
 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  
 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  
 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  
 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  
 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  
 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  
 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  
 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  
 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  
 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  
 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  
 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  
 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祁  
 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  
 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  
 云公發言直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  
 之知已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  
 軍亂見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

公如京師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  
 還見與盧汝川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  
 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  
 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  
 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  
 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  
 窮絕經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  
 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  
 百計取之乃下沈頰作聲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  
 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  
 有送陸欵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群  
 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  
 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欵  
 州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舉狀  
 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  
 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  
 年矣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  
 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  
 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

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  
 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  
 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已免停  
 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  
 由不可詳究終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  
 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  
 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  
 李實而言其修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  
 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  
 在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  
 五年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  
 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  
 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  
 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  
 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  
 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今攷公  
 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  
 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  
 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  
 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况翺湜皆從公

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至畧不  
 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  
 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  
 也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  
 冤讐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  
 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文章執誼等  
 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  
 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  
 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伍文未喻崖州熾雖  
 得赦宥常愁清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  
 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兼宮市旱饑兩事言  
 之而又不可考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以公詩攷之  
 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  
 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諸詩六月自  
 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遊青龍寺  
 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  
 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  
 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  
 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  
 司東都而公作周况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

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  
 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  
 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兩求去耳時宰相鄭綱翰  
 林舍人李吉甫裴垪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  
 酌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序答  
 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  
 有酌崔十六少府反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  
 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  
 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四年  
 已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  
 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  
 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  
 也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神道  
 碑云中官號功曹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歛手伏職  
 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  
 譁眾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分判祠部日與宦者為  
 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  
 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遊嵩洛諸題名送  
 李翱侯叅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

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  
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爲留邸  
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  
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其發留守尹大恐懼相禁  
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  
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  
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  
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辯明且力求去見集  
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于留守及尹故  
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  
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  
并詩及月蝕招揚之朶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員  
外墓碣盧殷墓誌六月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  
誰氏子諸詩送温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酌盧雲  
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讐狀盧丞房武畢垆墓誌七  
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  
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  
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  
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

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  
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  
不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  
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  
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爲博士首尾已四年矣  
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爲二其  
爲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爲爲是今按上句言暫  
爲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爲  
言恐當作年爲是然亦未敢必也是年二月有論  
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  
民以爲患于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爲此論  
在穆宗卽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爲得其  
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月二月制  
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  
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  
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謨石洪譜  
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  
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  
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  
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

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僖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爲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廻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爲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

逢吉韋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墓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群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叙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是年有醜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况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

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  
 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  
 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  
 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  
 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栢耆袖之以至鎮  
 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  
 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  
 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  
 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  
 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  
 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疇唱  
 諸詩晚秋鄆城夜會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  
 代狀十二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  
 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公  
 以十四年巳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  
 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鑄程昇也  
 公之被謫即日上海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海據  
 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  
 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至潮州據  
 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文正本皆

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况自  
 韶至廣雖自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  
 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  
 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  
 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為是但  
 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  
 三月二十五日至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洪譜  
 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傍堠至藍關云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江驛次鄧州界過南陽  
 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酌張使君惠書  
 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  
 八達柳柳州食蝦蟆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  
 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  
 七月巳丑群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巳巳准例量移  
 改授袁州刺史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  
 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酌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  
 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  
 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色表舉韓泰自代狀滕  
 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  
 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授命在十月也有祭湘

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舊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時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夫人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王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鍊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狀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爨獠請因陝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畧使撫之又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

月時有舉韋顛自代狀李邢張徹祭文李邢鄭群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考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宜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鬻臙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酌裴司空鎮州路上酌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



廟碑二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二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二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公為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挈文并李干女挈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

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自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南城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為遊溪詩唱詠多慷慨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遊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公有曠達識生苑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塋無不如禮俗習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為然也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人伏其詞墓誌云公開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息以為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憚歌使皆

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  
 內外憊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  
 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冢  
 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詎笑之愈篤未  
 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  
 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日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  
 有已多矣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  
 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惟  
 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窕章妥句適  
 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  
 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今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  
 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程子曰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  
 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  
 乎醇又曰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  
 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  
 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  
 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

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  
 所見及此至於為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  
 曰軻之處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  
 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  
 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  
 論唯此二條為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  
 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  
 道真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子  
 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  
 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  
 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  
 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  
 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畧於  
 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審其緩急重  
 輕之序以決取舍雖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舉正  
 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  
 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  
 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  
 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  
 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言若以是

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明邵寶測影臺考

按周禮以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即今登

封東南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一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闊高丈餘廣半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比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比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于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比一石為小二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小竅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待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邪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比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革之西南終南山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

否姑記茲臺之制以備參考

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天文

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稱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河內是以河內為觜觿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是又以河內為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記正義亦以河東河內為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河內之野王朝歌為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失正與漢書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為前所失之衛與後所都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魯衛之衛矣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為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錫於周分於魏言之也吾嘗詳考河內之域屬魏與屬魏之制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

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  
 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為翟所滅齊桓伐  
 翟而更封衛於楚丘是為文公子成公遷都帝丘  
 今之濮州也樂記謂桑間濮上之音是已襄王十  
 七年以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楊  
 樊溫原攢茅之田也使河內屬衛天王安能奪彼  
 以與此則河內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啓南陽蓋  
 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周同姓  
 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  
 而河內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  
 秦徙都大梁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非魏也且  
 魏分晉地在刪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  
 唐即晉也今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則衛之東郡浚  
 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為河內無疑矣漢費直蔡邕  
 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曆之說各有不同樞  
 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  
 或以國辰次度數其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  
 可為據又况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并秦拔宜  
 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雖無常而  
 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

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脈絡  
 於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分野所在如指諸掌  
 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定星野  
 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也樞獨  
 以為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蓋以在  
 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河南志  
 以河內為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為衛室壁  
 分野且河內南接河南不百里即為柳張之分野  
 北接河東不百里即為觜觿之分野而東去濮博  
 始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  
 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為室壁分野乃越岐雍遠分  
 於六千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  
 壁為并州分野昔舜以冀州大廣分其西北為并  
 州即今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考滋多所  
 惑滋甚括地志以觜觿參為益州分野星經曰益  
 州魏地畢觜參之分河內上黨雲中是也今按禹  
 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為益州即今之四川  
 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里之易步者尚  
 紛紛無定而謂天文難步者乎信乎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習而地里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屬山西却在山東今屬河南却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占地占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輝曹濮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河內之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非室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諸篇葛履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福急也河內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性狷介心多憂思也河內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為魏地則星為觜觴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述

明太祖黃河述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

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

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于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遡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于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比狩河水變遷欲為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為之述元年夏四月勅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在清和利征且言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

因風激怒。濤飛溟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則水底有聲。啾啾鳴鳴。又少時。聞水中一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為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蜓之。以一。蜓則瞬息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為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挪。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其宜然歟。此堅柔之所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

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既游。今思復述。以為說耳。

皇清馬士隲汴城圍陷述

慨自明運永終。逆成肆毒。中原塗炭。四隅流離。獨盤

據我豫中者。數載無城不破。無邑不殘。犁鋤化為劍戟。沃壤鞠為茂草。蓬蒿塞徑。絕犬吠於干村。骷體盈郊。斷炊烟於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風景猶舊。大河以北。人物依然。則是天下之苦。未有苦於我河南者也。其在河南八郡。河北三府。雖經兵荒。未大蹂躪。河南四府。暫爾殘燬。漸次平復。獨我開封。巍巍金湯。委諸泥沙。官無駐節之地。民無棲身之所。則是河南八府之苦。未有苦於我開封者也。他不具論。即以省會言之。始於崇禎十三年六月。不雨。秋仲飛霜。斗米兩金。土賊四起。百姓之死於餓

者凡幾死於餓而相食者凡幾向之林林總總者  
十僅存四五矣天不悔禍逆成蜂屯蟻聚倒海排  
山辛巳春冬兩薄城下掠民前驅葬我矢石狼戰  
惡攻二十晝夜百姓之死於戰者凡幾死於掠者  
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僅存一二矣  
逆成志在屠汴壬午夏初捲土重來糧盡援絕掘  
羅無計晨飯殺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於餓者凡  
幾死於殺而相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一  
二者今百無一二矣九月既望河伯助虐始也我  
掘河以滄寇繼也寇即導河以灌城東京人物盡  
付茫茫波濤中矣間有一二士女展轉於城頭屋  
角之間哀號於木筏樹杪之上又值凄風苦雨以  
餓當寒百姓之死於溺者凡幾死於凍者凡幾哀  
此殘黎向之百無一二者今乃萬死一生矣天乎  
人乎夫何使吾民至此極乎然而辛巳之攻賊窺  
城我則懸樓以擊之賊挖城我則孔道以奪之賊  
禦之其設奇制勝者則諸上臺有司也其衝鋒膺  
敵者則諸武弁也其率眾倡義者則諸紳衿也其  
懸重賞以募死士殺一賊給銀五十兩者則周藩

也其毅然登陴省城男子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  
數十萬衆也至壬午之圍則五閱月矣米粟百金  
一斗青菜千錢一斤斯何時也寧死而無二心吾  
汴之民義固然矣獨是援師道遙河上而諸將帥  
殺民冒功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名倡搜糧  
之舉而不肖紳衿如楊銓張爾猷輩挾城狐社鼠  
之奸恣狼貪虎噬之計逐門挨戶掘地排闥不爲  
人留一糠粃猶然曰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轟入富  
室拷夾僕婢金珠銀錢無不捲去甚至按家派糧  
指名發營無論紳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  
足罄家所有以飽貪兇斯其事抑何事耶然而百  
萬生靈終無二志寧以奄奄待斃之軀膏刃蹈水  
斯其民抑何如民耶猶然曰此效死之正也迄今  
寇入潼關而西安迎降過居庸而北都不守是何  
異於二十四郡望風皆靡而大梁數百萬生靈悉  
葬魚腹者不堪與顏氏兄弟同遊哉事聞明帝發  
帑金十萬賑濟借非直指王公漢監軍舊縣令王  
公燮多方拯渡將此未盡餘生統歸之汪洋萬頃  
中矣其能復沽明帝之鴻澤耶我  
大清定鼎爲問今日之民何民乎是水火寇攘之牙

遺也明代之失天下也自失大梁始我  
清之得天下億萬載無疆也亦自撫養大梁之百姓  
始後之洩斯土者其尚念  
我忠義之民而加之意哉

傳

宋邵雍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  
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  
情已之淳十去其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  
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矣年三十求學  
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  
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  
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  
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  
鄉人曰斯人善與人辟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  
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  
因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  
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  
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

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  
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  
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  
有用而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也斯人無  
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也斯人無  
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  
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  
太極也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  
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而向  
貌假爾形骸美九餘暇閒來人告之以修福  
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讓災對曰未嘗妄祭  
故其詩曰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  
日中乎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  
嘗命之曰性喜飲酒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  
故其詩曰性喜飲酒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  
哦吟謂之不足遂及浩歌不惟求冬煥夏涼遇有  
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日過美惟求冬煥夏涼遇有  
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求過美惟求冬煥夏涼遇有  
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  
賤必洽終身無改亦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



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之惡未嘗和聞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樹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譚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其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任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身難身難

明李夢陽六烈女傳

儒生劉得舉來言六烈女事

難矣彼粉黛笄緯之人乃顧若是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二年為正德甲戌瑄有侄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子瓜產于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埋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子瓜觀之能不信耶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嫁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高永昌妻也嫁三月

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向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覘婦有矢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時。婦以手中二幅接縊于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棘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鋪。而夜殺其鄰鋪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為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為孝子。我獨不為節婦耶。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為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耶。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信然哉。

田一儁太康劉烈婦傳

王生國賜者禮

科給事中竹溪君長子也。生二十年。死妻劉氏。不踰月。竟縊死。按狀曰：王生不宜天者二。而烈婦之死。有四懿焉。夫王生十六補弟子員。而父第進士。入為天子諫諍臣。貴矣。顧益折節讓下。力文章也。謂之才。公子非耶。王生幸有伯父家居。伯也。父之侄也。子之乃獨以病弱不獲事父。若母為恨。既革矣。掩面北向。長號淚簌簌下也。此非孝友心誠結于中者哉。君子是以悲王生也。方烈婦歸。王生也。年十三耳。逾二年。王生病。再一年。病且不起。計所為兄弟者。四年。年灼灼艾也。臨訣以一死要王生。卒以死。酬何信也。王生蓋猶及事厥祖母云。祖母察烈婦毀。必不生也。挾臥起。不得聞。即間。即縊。即父所遺金于祖母。復剪皮金成。一香字付侍婢。曰：人貌榮名。有既乎。吾度幾貽馥流芳矣。吾誌吾心也。既而沐浴更衣。自盡。何從容也。每朝夕。上食畢。揮淚向伯母曰：婦死。夫分耳。第女子者。達丈夫也。吾倘死乎。相累屍矣。母令經他人手。含誦幽冥也。何達禮也。貞烈。

何岑李空同傳

空同李公諱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

人稱北地生者為先世從軍所即從軍亦非其籍也國初名恩者固李姓出贅大岡王聚田冒姓王氏王故軍籍贅婿有其家即代其後初隸籍蒲又自蒲徙慶陽慶陽北地也永樂中徵戰白溝河苑恩生忠慈惠好施謂之佛王忠忠生正始復姓李氏曰李正猶在慶陽諸生間薦明經為阜平縣訓導遷封丘教授遂歸大梁家焉配高宜人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公年十八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信陽何景明姑蘇徐禎卿偕為古文辭一洗草昧陋習時外戚壽寧侯張延齡怙寵橫甚人莫敢問公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語詆壽寧稍侵中宮下詔獄毒楚備至辭氣不少奪諸為貴戚左袒爭欲殺公以獻媚獄具賴敬皇仁聖竟詔還職正德改元公進秩郎中會逆閹劉瑾輩日導上狗馬聲伎角抵之戲漸廢萬幾臺省交章奏不報大司徒韓文每退朝輒搯擊泣下公曰為國大臣義同休戚自當殊死誅比不聞諫臣諸疏方下閣議能及此率諸大臣年闕事或有濟不者徒楚泣何益文喜命公具疏草語載空同集中疏入上遣司禮詣閣議者三卒以持議不決憤事

瑾知疏出公手羅織宅事誣繫獄康修撰海申救之得免放歸大梁瑾誅起江西學憲振學造士復時有建白或病其侵官御史萬石因相與訐奏天子遣大理卿燕忠往勘前忌者併力排擠禍且叵測何景明上書元宰力為掇解獲赦其後屢薦不起嘉靖辛卯卒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歌三十六卷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于世子枝孫四維曾孫冕科第累累不絕于扶溝稱文獻家而慶陽之族仍王氏矣明朝通紀曰李夢陽代韓文草疏劾逆閹劉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矚亡答之竟不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始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

好風吹得先生來設席瑾坐中稱海才望不置口  
比之李太白海因曰海何足數天下自有人耳瑾  
因詢是何人海曰當今高才惟李夢陽一人高於  
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公不援柰  
何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  
痛飲別夢陽得釋歸當武宗朝逆瑾竊柄流毒縉  
紳空同先生抗疏直糾雖罹拷繫實與日月爭光  
矣而康先生不修宿怨毅然救之俾逆瑾忘赫赫  
之勢卑躬敬聽空同以全其  
峻節高風不更千古為烈哉

### 皇清王鐸薛平山傳

薛平山公者孟縣人也祖仲臯  
白晉芮城徙孟八傳為涇堃君

家溫好周給為鄉耆生公公為人朴質沉明好讀  
書嚴毅不為深文小苛不好嬉笑試輒軼其宿儒  
宿儒皆憚之公謙遜有禮不自驕人微察公顏色  
愈和故無少長不敢以氣加公即膝之前于帝不  
知也且相戒無輕溷薛平山眾方度公必高第至  
萬曆初年貢次至遂歲薦公詭謂人曰薛某雖循  
循從縫掖趨而實魁岸自負半生刺促咿唔聞數  
不售親老得一方實有所厝以明意倘使民愛若

朱邑死亦得耳馬遷言官不亂在奉職循理循吏  
所得何人哉于是遂為樂安丞吏多姦邪各任所  
便公曰如此者度幾何頃乎何至罔上霄下借法  
以賣重得其為姦狀鞠之一一伏無何濱海大盜  
聚公明為勸化使之易曉陰鉤致之致其驍數人  
曰吾不忍盜視吾民是以不用沈命課累累蔽法  
度爾半亦為誘而中有怏怏者吾何盡斃之耶不  
十日餘黨乃解散尋丁繼母憂補新樂丞舊丞執  
往例歲納寬賦錢輒橫索嫚罵民甚苦公慰之曰  
前丞之愆于身也其心戾霄而我實不忍度爾輩  
欲結驩于丞丞漁爾丞實負丞矣何以謝百姓度  
爾瘠土之民貧甚吾誦法者何以求厚乎盡為之  
鑄其數會直指陰廉新樂令臧否新樂人曰吾儕  
小人止知薛丞潔苦而已何公攝篆于茲邑斯  
時關白猖于海上勒師數萬赴援之軍踣餓科頭  
奪民無律聲勢恐喝所過民皆避戶走軍饑益囂  
震不可邇公以俸金易蔬米為肆民猶駭顧不敢  
前公慰之曰度彼非叛也即狼虎耶不過得食而  
止爾委蛇蒲服以食進則軍之不肯害民亦明矣  
吾故度軍之得食無戕也遂信公言軍既飽意自

得鞫鞫殷殷去如風雨民得休軍亦不知為公之  
 俸也百姓相賀曰非薛公軍鮮不觸我聲日起無  
 不人人儼超擢公宜何如者當事終溺格日卒得  
 容城邑令去是邑偏處京都大瑞多恣難以禮訓  
 悉鬼走集毀村落之肝腦充脂以睨邑長邑長者  
 不敢譙薄如是二百年無可孰何公馭之以體式  
 諸瑞多感悟民得遂其控而毒痛之風亦漸戢矣  
 公謂家人曰天下猛者固無不可若哉吾子諸常  
 侍度必受彼齟齬乃善馭之而歛其牙如此雖然  
 人生貴知足吾既不低眉權貴以死溟下之田吾  
 將休焉百姓哭留不得乃投簪歸為鄉飲大賓性  
 喜典籍老而猶篤曾孫簡討公所蘊齒方十喜典  
 籍誦有嘒嘒喉中格然者公正色督之曰爾誦當  
 縫涌以出他日得以顯榮以宣洩吾一生鬱滯之  
 意如齟然出轅下其終守吾美噐食耶林泉二十  
 年年八袞有四夜至丙猶聞公枕上咕嗶聲當在  
 容城內人為制紬褲一公謂吾不好華服欲衣心  
 輒動今三十年在筍中矣我死必勿以此附體終  
 如公言太史公曰余家與孟州止一衣帶水數數  
 在孟聞平山公白日其心柔順不萎剛健不暗豈

不稱罕哉不窘其年所而窘其黼黻大猷所謂命  
 耶非耶令遠馭其謀以致盜控軍之手措之邊疆  
 趙充國寇恂張仁愿豈足以難之故推平山公之  
 志既沉既毅兩為丞一為令百姓至今思之在平  
 山公猶為羞談之也大寸狹施固未盡其以乎至  
 其子小山公廣文鄭楚以貧聞孫所蘊令襄陵貧  
 而抗鉅璫不避虎口又何其後不窘也若夫庶自  
 君家常事不足以詡平山蓋平山公砥心更有人  
 所不見

劉正宗薛小山傳

薛小山者河南孟人諱  
 士傑字邦才號毓陽一

號小山晚又號念鞠鄉里間多稱小山先生云孟  
 之薛源本河東為龍門之裔先世名仲臯者自河  
 東芮徙居孟四傳至者賓公乾稱隱君子為鄉長  
 者家故豐解推及里開甚厚有遺金道傍者拾得  
 之竟日守不去俟其人旋號泣呼遺金道傍之言驗  
 還存司為表其閭是為先生大父父應祥容城令  
 毋楊生先生先生方面頤形魁梧偉岸寬容惇大  
 意豁如也讀書務求實際雖盛寒酷暑篝燈丙夜  
 不少間博通經書子史性理之言為文潔清名貴  
 有體要補傳士弟子員試常冠諸博士弟子諸博

士弟子亡不俛首服曰薛君之文醇乎醇者也十  
 餘戰棘闈不利讀書體驗之身心益自力事親孝  
 友愛兩弟終其身無忤色言行必規于矩舍弘光  
 大於人無所不容而是非義利之辨如燭照數計  
 不可以錙銖毫髮眩每學使者試郡邑廉其行誼  
 高嘉賞為諸博士弟子式諸博士弟子亦不俛  
 首服曰薛君之行醇乎醇者也用經明貢大廷曰  
 士君子不能致君澤民大行其志得為朝廷司教  
 鐸獎進人才未嘗不可自見宋安定胡先生瑗于  
 湖今澠池曹先生端於蒲豈異人任哉司訓羅山  
 日進諸子矜講明聖賢之學時教諭某同諸生過  
 每厄之借以督責其贊先生常為曲解教諭心折  
 先生諸子矜不困贊而亦周逢某君之怒會丁母  
 艱去諸子矜為立碑澤宮曰正大光明薛夫子之  
 碑服闋補鄭州訓倡明正學樂育諸生如其訓羅  
 山者去官之後鄭諸生為請入名宦丁父容城公  
 憂喪除轉湖廣武昌諭上官以先生廉正特委察  
 盤邑倉庫城池胥役諸利弊邑令具儀衛餽金帛  
 甚盛咸屏謝子身入縣署清釐無毛髮擾而條具  
 井井以狀報上官為起敬優獎之會有微恙投牒

告歸至中途以痰卒先生之學以誠敬為入門以  
 實踐為工夫生平誦讀期見之行事曰吾無他得  
 力惟孳孳求不愧厥心耳先生之卒也于天啓癸  
 亥至

今上順治八年辛卯以孫貴

覃恩贈中大夫太僕寺卿學使者採輿論牒郡邑崇

祀邑學宮鄉賢祠十四年

朝廷以

祖宗配饗禮成

詔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兼內翰林弘文

院學士贊曰余與少宗伯行屋薛公同譜同官道

德文學相劇切垂三十年何藹藹吉人也比奉使

秦蜀道河陽聞父老言乃祖小山先生行甚高迨

登堂拜宗伯父養尊公齒德俱尊不似近時人子

姓二十餘侍左右咸彬彬有文藻孝謹無世俗態

如古萬石君家何其都歟乃知小山先生貽謀力

也人以先生有才不遇為惜乃一再傳而少宗伯

以文行顯當世諸昆季為二千石縣令皆有聲今

長君又成進士筮仕版曹餘皆工文章能進取蕭

詩稱君子有穀貽孫子猗歟小山先生弘遠矣

家芝王中丞子房先生傳

傳王子中丞者懷人志不諛也故不稔其家乘

先生掖縣人原名應駿字子房明崇禎間以兄中丞公應豸死於薊先生日哭長安道求直其寃語無忌坐是褫諸生服遂改名漢成丁丑進士授高平令調河內時河以南闖寇日張堡聚各斬竿樹幟逆我顏行河朔震擾先生糞金厲勇士日部署刁斗之教以搏力勾卒之法不瑣瑣急徵會理簿書瑣務亦不盡愜人意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駐懷其校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先生率所部署踣三十里外為壘以逐德昌德昌左右顧虛徐逕壁壘中不敢馳校卒指皆擺無敢為盪歲大饑父母交棄兒自活漸相食先生繪饑圖籲闕請蠲不報乃醵金築郡城日傭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筭董城役者人人以為先生親已忘奔瘁于積雪中數月斷手已而盜起金城先生密廡其名氏夜半合圍扃其戶使不敢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良某否悉如所廡則鋤其非類者饑民嘯聚平疇如義庄諸處由是皆伏誅而窮谷可依負恃時有先生怒立馬太行山巔指揮將士自偕數人跌坐

狂飲一人醜欲臥先生授之股比醒大慙且慄頃之一卒操右袂獻時承平从士即勇不敢手割人先生捧觴大呼曰疇割若醜此枕先生股者起立磔之取觴引飲先生復大呼壯士則群抵掌比一再俘盜皆鳥獸散引而東山東衛源諸盜望風放弓伏矣歲暮苗三仕肆掠盤谷勲掌間不可嚮邇偵者至公方迎春東郊陽大怒罵之置於獄先生肩輿坦坦令優人夾道歌且行且飲歸坐堂皇猶伎樂鉤喧薄暮乃已抵夜歛勒兵濟邑殄其無備寇自相蹂躪籍俘斬甚多苗三仕竄天壇天壇高觸青冥士躑躅不敢攀藤仰視先生先登石下如雨中先生背先生戒勿譁振桴鼓于谷嚮應士爭冒死躋天壇絕頂禽之天子嘉乃績召至便殿咨天下事先生指勦撫大畧借箸壯涼上色動立拜御史視左良王師以中州孔棘改命按茲土適河决大梁陷先生露立河干促篙工渡難民數萬復為粥以飼之未幾受開府鉞河以南斬竿樹幟逆我顏行者李魁表時中輩各以其堡來降日先三能生我死我且為先生用計所降卒不下十萬人是時孫督師傅廷戰劬愈發憤方繕關中驍騎三萬

衆鼓行而東先生將提步兵十萬分部扼塞爲堅壘以障之神州克復在此一舉會逆弁劉超熊據永城先生往勦城且潰先生恐我兵肆侈薦莠及於苗徒步入城欲撫之竟死于亂屍枕籍中是夕星殞如斗老弱躡踊謂河以南無生理懷人爲位哭之時數千人輜車旋懷衰衣伏道弔者不能起而所降卒十萬人復掉臂去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一

終





